

一下子就没有了

当我开始在自己的春夏秋冬里流淌的时候，一切就已经变了

长江文艺出版社 王晓英 著

生命只是在风里轻轻的一旋

想接起一片

习惯地伸出手去

我总是

漏雨的屋子

漏雨 的 屋子

王晓英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漏雨的屋子/王晓英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12

ISBN 7-5354-3157-7

I.漏…

II.王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961 号

责任编辑:康志刚

责任校对:梁 风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6.25 插页:1

版次: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30 千字

定价:1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纪念道德崩溃的日子

刘醒龙

在我的写字台上，一直放着一份并不是自己作品的手稿。去年年底收到它时，本没有马上读它的打算，只是信手翻开，没想到就被迷住了。一口气读完后，也没有去细想，就将电话打过去，凭着直觉告诉作者，这才是真正的小说。我所认为的真正的小说就是这部《漏雨的屋子》，那时，它只有五万多字，是一部中篇小说。

也许是干写作这行到了资深境界的原故，坦率地说，我不欣赏那种太过完美的作品，且不说是否真的存在“完美无缺”，那种通常而言的完美出现在小说这种东西里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可以想象，连神仙中也只有观音大士是完美的，这样的完美哪能是日常当中的我们所能消受得起？在形容小说时，一旦到了观音大士那般地步，岂不是只能当成神明偶像？所以，完美在一定情境下即为僵化与停滞。我要强调自己向来的见识，缺欠即风格，作品的高下不是由优势来决定，而是以其中缺欠的水准作为关键。然而，出于所谓完美的虚妄之念，众多的小说写作在既非故意，也决非全是无意之中放弃了对自身生命经验的体味，揠苗助长地直接去那风靡的欧美著作和传媒作品中，寻求种种似是而非的一次性元素。在那类写作中，由思想和情感阅历作为主要成分的个性

化经验，被取而代之为单纯针对某次写作而产生的消费趣味与倾向。正是这些因素，一些年轻的小说书写者，几乎是刚刚见到无限风光，便在那里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困境。

因此，我才看重王晓英作为新的小说书写者的出现。一般来说，似她这种年纪的人，小说眼界与小说境界存在着很大反差。看到情，就去思考欲。反过来，看到欲，就去想象情。同样的还有小说书写中，对待善恶美丑的实际把握。王晓英没有误入这类庸俗的小说陷阱，她将情欲名义下的善恶美丑，同时摆在日常生活的祭台上，硬是逼着人去理解，将那些道德崩溃的日子，变化成一种深植于情感与理智中的双重纪念。这样去理解小说的实践，正是我一直以来所推崇的。

前几天，一位从事农业科学的老专家对我说，有水稻之父美名的袁隆平，其真正的功劳是发现水稻并非自花授粉，更具体一点，就是发现水稻之花有公母之分。小说书写，一如袁隆平亲自鉴别出水稻的母花，其于公花是别的农业科学工作者集体找到的。哪怕到了小说书写的终局，也不需要对其人物和事物做出全盘解答。当代中国小说史上有太多的败笔，正是由于书写者的妄自尊大所带来的，以为那些文字是自己的，自己也就有权利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。小说书写者不应该是政治家。只有政治家才会如此过度夸大自己的才能。小说也不应是某种流行时尚，指望一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打天下，一把赚足了，便去想别的哗众取宠门道。小说是一座搭建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平台，只有很小部分是用作纯粹抽象，更多的则是对日常人生的融会贯通。小说同所有的艺术兄弟一样，本质上是一只体温表，所测试出来的更多可能是受用者和享用者的人文素质。不晓得王晓英是真的有所感

悟，还是歪打正着，这种小说气质被她真切地捕获，并且流畅地加以运用。也不晓得这是不是与王晓英在德国生活和工作过几年，不同的人文环境促使她头一次书写就能放开艺术视野，也让小说在她的笔下充分地表现出一种个性的天籁。

好的小说犹如让人抵达百思不厌的故乡深处。在那里，所有道德的驯服羔羊，和那些同样是道德的凶残老虎，都是出自同一上帝之手。在小说中，高明与不高明，成功与不成功，几乎就在于书写者是否能找到这样一条回故乡之路、和发现这一共同的上帝之路。这种路可以由多种小说元素组成，其主要的，或者说是最直截了当的，当数叙述过程中的语言。在《漏雨的屋子》中，无论是面对尚且年少的姐弟身份，还是表现有着生活和年纪双重沧桑的长辈们，王晓英的语言也有很不错的表现。灵动与舒展、强度与力度、抒情与内敛、平实与奇诡，当汉语的种种魅力得以充分体现时，小说的良好气质也就出现了。

2005-9-25 于东湖

在我幼小的时候，不止一次地听奶奶说，人临死的那一刻，他那些已经死去的祖先们会来接他，引领着他的魂灵向阴间去。起初我很信。在乡下，鬼的故事是到处都能听到的。随便哪个目不识丁的女人，或是粗嗓门大喉咙的汉子，肚子里都好像装满了鬼的事情。一张口就会说上一大段，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，甚至连撞见鬼的那倒霉蛋住哪个村、姓是名谁都交代得一清二楚，让人没法怀疑故事的真实性。

比如有一回，我听奶奶说，村东头的刘麻子半夜挖河泥回来，走在漆黑的路上，突然听到前面有两个女人的说话声。他就大声问了声：是哪个？！说话声戛然而止。一阵风过，他感觉左脸颊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。他马上拧亮了手电筒。周围一个人也没有。什么也没有，除了远处黑黢黢的山脉，一大团一大团寂然无声的灌木丛，以及惨白阴冷的月亮。刘麻子打了个激灵，才感觉到左脸颊火辣辣地痛，下巴已经被那一掌扇歪了，连嘴都闭不拢。

我见过那刘麻子。那天跟着奶奶去河边洗衣服的时候，远远地，我看见一个人沿着田埂走来。那人的胳膊肘里挽着个篮子。一边走，他就一边从篮子里抓出把纸钱抛撒在路边。白色的纸钱沸沸扬扬的，跟下雪一样，慢悠悠地落在冰冻的田里。奶奶说，刘麻子给鬼送钱来了。说着把我往路边上扯了扯。一听刘麻子这三个字，我就好奇起来。我仰起头

使劲地瞅他，使劲地瞅，待他走近来，我果然看见那下巴朝一边歪着。嘴成了个不规则的黑洞，不停地蠕动着，声音很含糊。我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念叨些什么，只觉得他的神态特别虔诚特别专注，以至于从我们跟前经过时，他的眼睛都没斜过来一下。

许多年过去，人们都忘了刘麻子被鬼扇歪下巴的那件事。而我依然记得，很清晰地记得。我记得那个阴阴的下午，大片大片黄白色的纸钱在眼前乱舞。我伸出一只手去，想接住一片，却只在指尖轻轻地触到点凉意。那凉意倏然而逝，恍惚间冬天到了。

洋苏，你怎么啦。三姑姑惊讶地问。

哦，没什么。我说，一边把目光从窗外那堵灰色围墙上收回。

三姑姑用揣测的目光望着我的脸。

不用理她！她就是这样的，怪头怪脑……父亲的语气里，都是鄙夷和厌烦。

我低垂下眼睛，默默地转身向小房间走去。

身后，他在跟三姑列举我的种种不是。我听到他悻悻地说道：“豺狼”的种，教都教不好的！

接着，他又很困惑地说：大的那个小时候坏，大了倒好了；小的这个一直跟着我吃饭的，小时候倒是蛮好，现在大了，不晓得怎么回事，越变越坏……

接下来的我没有听清楚。我走进小房间，习惯地关上了房门。

小房间是惟一让我感到有些许安全感的地方，在这个三

室一厅里。它不大，只有八九平方米左右。一张小床，一张写字台，一个大衣柜，两张凳子。窗子朝大院开着。站在窗口，可以看见院子里经过的邻居，一堵灰色的顶端插着碎玻璃的围墙挡住了我望向远处的视线。黄昏的时候，和我一般大的男孩子对着那堵灰色的围墙踢足球，嘭嘭嘭的声音给寂静的院子平添了很多的生气。女孩子们喜欢凑在一起，摘下凤仙花，把花瓣揉碎，挤出汁液，涂在指甲上。所以大家都把凤仙花叫做指甲花。他们玩的时候，我只站在窗子里面静静地看。没有人可以看见我。没有人想起我。没有人跑到我的窗前喊，林洋苏，出来玩一会儿！出来玩一会儿吧，林洋苏！

我不出去。我记得小时候的那个雪天，和我一起堆雪人的女孩被她的母亲厉声喊回家去。后来她趁出来倒垃圾的时候，悄悄地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洋苏。我妈叫我不要跟你一起玩。她说像你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家教的，她怕你把我带坏……女孩的神情很紧张，说话的时候，她不停地朝四周张望，生怕被谁看见似的。说完就匆匆走了。无穷无尽的雪花落下来，落在我的头发上，肩膀上，衣服上。我站着，一动不动，像个雪人一样。然后我转身慢慢地回家去，回到属于我的小房间，关上门。

小房间是我的避难所，因为一般父亲和母亲都不进来。他们在各自的房间里，进出都随手锁门。母亲只在她死的那个夜里进过小房间。那时候我正睡着，忽然看见母亲径直走进来，走到我的床旁边，用阴郁的眼睛望着我。她弯下腰似乎想伸手抚摸一下我的面颊。我本能地把头偏到一边，醒了过来。醒来以后，我才发觉床边上一个人也没有。刚才的一

切不过是我的幻觉，抑或是做了个梦而已。

母亲活着的时候，每次和父亲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我都在我的小房间里看童话。我喜欢看童话，那里有异常清新的空气，漂亮的尖顶房子，美丽的红舞鞋和善良的巨人。巫婆和妖魔永远是失败者。王子和公主最后都结婚了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我在童话里想象着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公主。可是，门外那尖利的争吵和扭打的声音总是会把拉回到现实。哪怕他们不吵架的时候，我也喜欢呆在小房间里。每天，当我从门缝里看到父亲穿上他的外套，拎起公文包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激动得狂跳起来。我慢慢地数着“一、二、三”，一边数一边在心里打赌：如果他在数到十五之内走的话，说明这次语文测试我又可以考第一名。一数到九，大门就发出重重的砰的声音。我立刻从凳子上跳起来，往窗口扑去。我把脸藏在窗帘后面，屏住呼吸，看着父亲从窗前经过，脚步声很响，渐渐就听不到了。我突然感到快乐和自由。如果他再也不回来了，那该有多好啊。我想。

很久以前家里就没有客人来了。母亲是个大学教师。被确诊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的母亲离开讲台后，她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走了一晚的山路，坐了两天火车，从他所在的中学来看她。他走的时候父亲正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。那学生恭敬地朝父亲点头问候，可是父亲像是根本没有看见，铁青着脸从他面前走过去，用力地摔上门。学生一脸的尴尬和不安。他匆促地和母亲道别，忙不迭地拉开门走了。母亲一直跟在他身后送他，走下台阶，拐过楼道，穿过大院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背影。

那是家里的最后一个客人。

每年庄稼收割后三姑姑就从乡下来了，来给父亲和继母送新米。她的出现让我想起一些乡下的事情，于是便感到些许的安慰和惆怅。可是三姑姑总是住两三天就走了，急匆匆的，从来不肯多留一天。对此我并不觉得遗憾，因为快乐是短暂的，痛苦却是长久的。一直以来就是这样。

二

姐姐对我说，昨晚我梦见妈妈了。

我看了她一眼。她正望着窗外那堵灰色的围墙。好像是围墙顶端的碎玻璃刺得她晃眼，她那双大大的眼睛眯了起来，长睫毛一动不动。黄昏的余光透过窗纱照在她脸上，在她苍白瘦削的面颊上抹了一层红色，可是也许是因为傍晚阳光失去了温度，那红色里是冷冷的茫然和凄怆。突然之间我仿佛回到了6岁那年的那个黄昏。

那个黄昏，母亲站在窗口，背对着我，背对着房间，怀里抱着手风琴。从下午起母亲就站在那里拉琴。日影从天花板上慢慢地移向壁橱，小桌上罩着纱笼的剩饭剩菜，无限凄凉地停留在蒙着淡淡灰尘的窗棂上。曲子哀婉，凄凉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，光线淡下来了，暗下来了，太阳晒冷了她站立的地方。

我站在狭小阴暗的客厅里，凝视着她的背影。我从来只有这样望她，在她不知道的时候，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时候。因为他们分居的时候她选择了姐姐。那以后父亲为我制

定了很多的规定。不准我和她说话，不准吃她给的食物，不准喊她妈妈。父亲要求我和他一样，用“豺狼”或者“毒蛇”称呼她。不，不是要求，确切地说，是命令。他从来都用命令的语气跟我说话，那种语气，加上他脸上凶狠的表情，让我懂得，我对他不能有丝毫的违抗。有一次我忍不住接了母亲递过来的一个苹果。母亲手里的苹果上有晶莹的水珠，风吹着苹果的香气飘向我这个方向。我感觉眼睛里燃起了强烈的欲望。

我经常用这样的眼神盯着父亲清早拿回来的牛奶。父亲订了三瓶牛奶。三瓶牛奶都是他一个人喝的。长这么大，我还不知道牛奶是什么滋味。我曾经抑制不住好奇心，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偷偷地把他喝过的空瓶子举起来，把瓶口对着嘴。瓶底一点残留的牛奶顺着瓶壁慢慢地滑下来，滑下来，很长时间后，有一两滴滑进我的嘴里。我咂咂舌头，可是什么味道都没尝出来。那一两滴牛奶碰到我的舌头就好像雪一样融化了。有时候父亲从外面提一网兜苹果回来，瞥一眼我这样的眼神，会对我说道：你是小孩子，吃饱饭就可以了。不像我，要保养好身体才有精力跟‘豺狼’斗。记牢，你跟人家的小孩是不一样的。不能他们吃什么你也要吃什么。

我总是偷偷地把父亲从房里扔出来的苹果核捡起来，一个挨着一个埋在大院的泥土里。我想，春天的时候它们会长成一排苹果树，蝴蝶会在洁白的苹果花丛里飞来飞去。那时，我就坐在苹果树下被太阳晒暖的石头上，等着树上结果子。满树红红的苹果会让我知道还有那么多的好日子。

母亲把苹果递给我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接了。我

把苹果放进嘴里，咬住它，像喝水似的，在一瞬间，我可以感觉到苹果正被我吞下。突然，我看见父亲出现在小房间门口，一步一步地向我逼来，一副凶恶的，仇恨的样子。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……我趴在地板上，一会儿被父亲揪着提起来，丢在地上，一会儿又直起身子，脑袋撞向墙壁，然后滑了下来。我的脸抵着隐设在黑暗之中的床脚上。他揪住我的左手挥了一下，洁白的墙壁和天花板便任意地从我眼里溜过。我在恍惚中听到父亲在吼叫：阳奉阴违！他妈的，你这混账东西！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不吃“豺狼”的东西你会不会死！

周围安静极了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我看到姐姐朝我扑来，用瘦小的身体挡住我，她的脸上都是泪水，嘴巴一张一合的，好像在哀求着什么。然后我就闻到了湿石头的味道。那味道让我觉得自己躺在了苹果树下。满树满树是白色的苹果花。风一吹来，花瓣跟下雨一样簌簌地落下来，把整个世界下得白茫茫的。

后来的两天就没有饭吃了。父亲说要饿我几天，让我长长记性。饥饿使时间漫长难熬。上课时头昏昏的，烧灼感从胃部以极快的速度弥漫到全身。一次次使劲地吞咽唾液，想缓解腹中的烧灼。后来冷汗奔涌而出，眼睛再也看不到黑板上的字，老师的声音变得遥远而恍惚。全身发软地趴在书桌上，不知道这一切怎样才能结束。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

惩罚并没有结束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父亲虽然允许我吃饭了，可是他仍然阴沉着脸，时不时地借些鸡毛蒜皮的事来骂我。那些话听到耳朵里特别尖刻冷酷。如果我的铅笔或橡皮用完了，不得不向他讨钱时，他的脸上便露出既得意又讥讽

的神情来。

你不是要吃“豺狼”的东西吗？去向她要啊！他斜睨着我说。

我尽可能地远离母亲，因为她对于我来说，是一个莫大的灾难。在家里的时侯，我几乎不走出小房间，以免在客厅和厨房碰见她。我竭力躲避她，如果偶然地撞见了，就一低头，匆忙地走开去。母亲看我的目光渐渐变得陌生，变得愤怒，终于有一天她忍无可忍地抓起衣架朝我没头没脑地打下来，一边骂：你这个黑良心的！我跟王阿姨一起走，你居然喊她不喊我……早知你这么没良心，你生下来时就把你扔进马桶里闷死了！

我没跑，也没躲，甚至没有抬起胳膊挡一挡脸。我只是毫无表情地对她说，我没有吃你的饭。

母亲的胳膊突然凝固在了半空里。我一眼也没有看她，转身回小房间去。后来我听到了母亲的哭声。歇斯底里的哭声。跟父亲分居的8年里，我从来没有看见她那么哭过。

我只在母亲拉手风琴的时候看她的背影。看很长很长时间。如果父亲和姐姐不在家的话。在断断续续的音符里，我会觉得自己坐上了一辆列车，失去了时空的概念，陷入到了迷离恍惚中去。我一直迷恋那样的状态，在我成长的岁月里，在人群中，我常常会被身旁的人唤醒。你在想什么？他们惊奇地问，或者是，你在看什么？他们会顺着我的目光望一望，满脸的困惑和不解。我只是笑一笑。其实我什么也没想，什么也没看。有时候哀伤只是思绪的飘忽，不需要语言。

母亲后来还是发现了我在看她。我以为她是不会发现

的。如果曲子停了，她的双眼就盯着窗外几竿萧疏伫立的竹子，静静的，仿佛正想什么出神。所以那天她转过身来的时候，无疑地我流露出受了惊吓的表情。我本能地掉转身子，径直向小房间走去。我把背绷得紧紧的。我听到母亲叹息了一声，慢慢地摘下勒在肩膀上的手风琴带子。手风琴在挨到地面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凄厉的，绝望的声音。我的心抖了抖。我回过头，看见母亲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眼睛里有泪光闪烁。天终于黑下来了。房间里到处是一团一团深深浅浅的黑影子。母亲的身子就浸在黑影里，看上去很远很远的，让我想到了死亡。

我梦见妈妈了。姐姐又重复了一遍。那声音低低的，梦呓一样，充满了茫然和哀伤。

我梦见她了……她跟我说，她好冷，屋子里下雨了……她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她一直在发抖……姐姐的眼睛里慢慢地浮上了一层泪光。接着像在自言自语，茫然地地道，可是她跟我说有什么用呢？我又能怎样呢……

我伸出手拉过一扇玻璃窗。张大嘴，朝玻璃上使劲地呵气。一口一口地呵。然后我抬起胳膊，用食指在雾蒙蒙的玻璃上仔细地画线条。几根线条搭起一个房子。人字形屋脊的房子，很简单的那种。只是那屋脊的人字是我使出浑身力气划出来的。我想，这屋子不应该会漏雨。

三

我从来没有梦见过母亲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母亲依然在心里怨恨我的缘故。6岁那年到了杭州后，我就上学了。上学后仍然可以听到同学们说鬼的故事。好像还有本专门写鬼的书叫什么《聊斋》的。往往是三五个女生凑在一起，小声地说着，神情诡秘，又津津有味的样子。然后突然地一起尖叫，挤成一团。有的用双手捂住耳朵，有的用双臂搂住自己做出很夸张的瑟瑟发抖的样子。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的害怕。反正我是不怕的。是的，很奇怪，我一点也不怕鬼。

也许，一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是不会畏惧死亡的。

我经常一个人在深夜独自在马路上闲逛。母亲活着的时候，每次父母亲吵架，马路便是我最好的去处。我总是一个人沿着马路走啊走，没有目标地走，也意识不到疲倦。沿途的一扇一扇窗子里亮着灯，很温暖的灯光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我可以走到很远很远的郊外，可以很晚很晚回家。没有人会问我去哪里。没有人会因为我的晚归而责骂我。

母亲死了以后，我常常会在午夜无人的漆黑小道上突然地想起刘麻子，想起那漫天飞舞的雪花般的纸钱。好多次我想，我会不会也挨一记狠狠的耳光。那样，我会知道，母亲在那边没有钱用了。奶奶说过，野鬼因为没有亲人的祭奠，在那边会缺钱用。缺钱用了就在晚上出来拦人扇耳光要人给

它送纸钱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挨过那样的耳光。我想，母亲缺的，应该不是钱。她只是觉得冷。

母亲是在冬天的夜晚死的。一个很冷很冷的晚上，下着很大很大的雪。她死的时候，父亲端了三盆冷水，泼在她的床上，一盆接一盆地泼。每一记的倾泻声都使我的心一抖。可是我依然埋头写作业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。每次父母亲吵架或者打架的时候，我只是在小房间里做作业，看书，写日记。外面发生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。而姐姐不一样，每次她都立刻放下手里的铅笔，煞白着脸冲出去。等她再进来的时候，她的衣服扣子被扯掉了，头发凌乱，额头和面颊上有青肿块和通红的掌印。有一次进来的时候她的鼻子在流血，暗红色的血汹涌地从她的鼻孔里滴下来，滴在她的衣襟上，滴在地上。父亲铁青着脸追进来，在她后腿上狠狠地就是一脚，一边咬牙切齿地骂着：他妈的，老子叫你来帮腔——

我不愿意姐姐再出去拉架。有一次她又要出去的时候，我一把拽住她的衣服，死死地拽着。姐姐拼命扭动着身体，竭力挣脱，一边瞪着我低声喝道：快松手！快松手！可是我就是不松手。我紧紧地咬着嘴唇，用眼睛哀求她不要出去。我不想她挨打。姐姐见挣脱不了，就使劲地推了我一把，在我稳住身子的瞬间，她飞速地跑了出去。

姐姐比我懂事。母亲说的。可是母亲没有想到的是，有一天姐姐也会跟我一样，甚至更甚于我的冷漠。

没有人想到。

父亲往母亲的床上泼水的时候，姐姐应该是听到的。我想。不过她跟平日一样，蜷缩在属于她的储藏室里。那扇低